

外论摘编

俄罗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我定位^{*}

〔俄〕A.C. 达维多夫 马天骄 马蔚云 译

【中图分类号】D83/87.5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6)05-0090-0007

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世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走过了相当漫长和曲折的道路。

新一届俄罗斯领导人放弃了原苏联的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及原则,转向一种新式的理论及原则,追求新的价值观,主要是市场关系和西方民主自由。

20世纪90年代国家内部生活中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以前的经济机制被破坏,由此引起生产下降,失业、罢工增多,内外债务积累,经济主体之间联系中断,财产和资本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实际上陷入破产。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沦为西方的债务人,变成美国在幕后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的附庸。

此外,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与外交部及其他对外政治机构的领导人制定的国际政策,即拥护

巩固同西方世界的关系,直至加入其军事政治同盟,促进了俄罗斯同西方世界的接近,强化了俄罗斯同西方的依附关系。

俄罗斯领导人的这种片面立场成为世界单极化快速形成并进一步加剧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能够阻止美国霸权主义增长、迅速膨胀的可供选择的权力消失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忙于国内事务,探索经济发展道路,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中国谨遵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没有作为一个有分量的反霸因素出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甚至在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期间,北京对美国似乎“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反应也比较软弱。显然,中国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逐年增加,中国在解决国内难题时竭力依靠“美国臂膀”。

【作者简介】安·谢·达维多夫(A.C.Давыдов),历史学副博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和上合组织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远东问题》杂志副主编。

【译者简介】马天骄,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硕士研究生;马蔚云,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建国以来中俄东段争议领土谈判及归属问题研究(1949—2008)》(项目编号:15BZS111)阶段性成果。

^{*} 本文系安·谢·达维多夫所著《北京、华盛顿、莫斯科:全球格局变化背景下的相互关系》(«Пекин,Вашингтон,Москва: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глобальной фрхитектоники»)一书的一节(Россия:проблема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в глобализующемся мире),感谢作者同意该文的中译文在本刊发表,编辑时略有删节。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

叶利钦政府也视西方侵略南斯拉夫为理所应当之事,甚至不打算在口头上提出严重抗议。胆怯地表示不同意北约和美国行动的尝试,包括20世纪90年代末令人难忘的俄罗斯空降兵被“投”到普里什蒂纳或普里马科夫的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著名的“转向”,都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的象征性姿态而已。

在俄中关系中,尽管对两国来说相互吸引是自然的,但首先在经济方面,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出现任何重大进展。中国小心谨慎地注视着“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繁荣”,担心来自邻国的新思潮会在中国引发新的政治动荡。寄希望于西方的俄罗斯领导人,时刻提防着同“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的辩护者”打交道,断言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渐进式市场改革道路对于“民主的”俄罗斯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事实上,只是在1996年4月叶利钦访华后,俄罗斯才决定深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同西方发展关系仍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尽管西方伙伴粗暴地破坏了之前同俄罗斯达成的有关“北约不东扩”的所有协议,将活动范围推进到俄罗斯边界。中国和俄罗斯声明共同致力于全球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对最初两国政治关系的巩固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促进作用。两国都要首先保障本国利益:中国想方设法引进西方技术,扩大产品出口,以深化本国经济现代化;俄罗斯在追求类似目标的同时,力求平衡发展与东西方的经济关系,以避免来自二者的外部威胁。

苏联解体导致了两极体系的瓦解,但实际上没有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体制模式。根据现有理论,如果一国集合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及其他实力于一身,不仅具有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合乎其心意的路线,迫使作为竞争对手的国际法主体予以重视,而且能够主导世界发展的关键方向。那么,显然在当今世界存在两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多极化和单极化趋势”^①,而且这两种趋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以并存。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种模式是理想的。目前,许多国家对希望实现的多极化更多的只是说说而已,尽管在该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美国公开

以武力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政治方针和方法已招致许多国家的反感,例如,向所谓落后国家强制推行民主化,结果适得其反。

美国领导人没有或不愿意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导致美俄关系的紧张程度迅速升级,不禁让人想起不久之前令人难忘的“冷战”。正如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关系破裂容易,恢复则艰难得多。

美国相信其原则和利益对其他国家是有用的,是可以被接受的,美国想要维持由其领导的单极世界,而俄罗斯和中国则主张实行多极化。为了实行单极化并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美国需要在与俄罗斯、中国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然而,由于每一方要达到的目标不同且不断地、不妥协地竭力完成自己的既定任务,潜在对抗很容易转变成现实的对抗。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三角”内部和全球均势的变化。

首先,美国没有能力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是明显的。其次,由于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冒险行动失败,五角大楼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了。最后,美国开始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头羊地位,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担心以自己现有的全部经济、金融、技术、工艺和军事实力已不能行使唯一超级大国的职权。

当然,这种前景不能令美国人满意,尽管回顾历史可以使我们有根据地推测,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合乎规律的,具有客观性。凡是在历史上扮演世界领袖角色的国家,都经历过上升、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美国时代”自然终结的时刻已经来临的征兆越来越明显。

延长“黄金时代”是美国每一届政府最烦心的事情。除了确定即将来临的危机的纯内部原因之外,美国政治家们和有关部门习惯地在“外部”,在美国境外寻找“威胁美国”的因素和需要为此负责的国家,并提出反对潜在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办法。

美国前参议员弗雷德·汤普森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景:“我们一定会看见中国和俄罗斯将扩充军

^① Бажанов Е. П. Китай от сердиной империи до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XXI века. — М., 2007. С. 341.

事实力。我们已经看见两个国家如何实行危险的、带有侵略性的国际能源政策。而我们的盟国和北约却缩减本来就不够防卫的国防支出。”^①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在官方场合承认，美国建立的反导防御系统具有反俄倾向：“有效的反导防御系统对于保护美国免受像朝鲜、伊朗这种罪恶国家的威胁，以及防止可能的战略对手俄罗斯和中国的潜在威胁，具有决定性意义。”^②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对俄罗斯的批评最甚。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他（俄罗斯——译者注）的发展方向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他的发展方向）是不对的”^③。

然而，并非都是悲观的描绘。

奥巴马总统上台初期，俄罗斯正由梅德韦杰夫执政，奥巴马一度希望俄罗斯方面能够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为了“修复”俄美关系，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头几个月，美国高级专家代表团频繁出访莫斯科，访问结束后，“哈特—黑格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俄政策的方向应该是什么》的报告。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

1. 就伊朗问题调整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2. 与其（俄罗斯——译者注）合作，以巩固国际不扩散核武器制度；
3. 重新分析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计划，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伊朗导弹对美国 and 俄罗斯的威胁；
4. 承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不准备加入北约，同美国盟友开展紧密合作确定能够展示华盛顿同意保障两国主权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5. 在监督武器方面开启严肃对话，其中包括延长《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及《进一步削减和限制战术和战略核武器条约》的有效期限。

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俄罗斯对美国“重启”双边关系的建议做出积极反应。俄罗斯允许美国和北约利用俄罗斯的航空和铁路基础设施，为其驻阿富汗部队运输军事物资。签署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及接纳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使“重启”双边关系达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投票

通过了利比亚第1973号决议，俄罗斯实际上给予了支持。结果导致在该国发生流血事件，在政治家和政治学家中间引发了俄罗斯是否应行使否决权的争论。

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在罗马尼亚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反应软弱。要知道，签署《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条件是，如果美国提出关于反导防御系统的新倡议，俄罗斯有权单方面退出该条约。为了消灭本·拉登，美国将特种部队秘密投放到巴基斯坦。对于美国人践踏巴基斯坦主权的行径，俄罗斯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当得知性格独立、自主和果断的普京即将成为下一任俄罗斯总统时，美国人愤怒了，美俄关系陷入了停滞状态。普京建立欧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思想引起美国人的极大不满。重新开始宣传对抗，互不信任的情绪急剧上升。新的议事日程尚未制定，“重启”双边关系的过程就消失了。继而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马格尼茨基法案》、《季马·雅科夫列夫法案》、非商业组织法案及斯诺登事件，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停滞不前。

随着普京上台，俄罗斯对外政策也进行了调整，普京表示，俄罗斯重新转向东方，“借中国之风扬俄罗斯之帆”，建立关税同盟及欧亚共同体。美国坚信，这直接打击了其中亚和前苏联欧洲地区的目标和利益。

俄罗斯领导人捍卫本国对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政策上的立场也没有引发美国的热情。美国没有将俄罗斯视为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军事战略安全的重要因素。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只不过是诸如战略武器、反恐、核不扩散等有限领域开展合作的伙伴。

实际上，美国和俄罗斯利益的现实冲突十分明显。美国的利益在于，保持在世界的优势，巩固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的目标则是加强欧亚之间、东西方之间“联系桥梁”的作用。俄罗斯的软肋在于，成为世界大国的抱负与地区大国地位的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必然制约其作用的发挥。

同时，美国从战略上包围俄罗斯，不断加强在

① http://www.ng.ru/world/2007-08-08/7_russia.html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其优先影响地区的存在,包括中亚、远东和独联体的某些欧洲地区,如乌克兰。

然而,我们认为,早在乌克兰事件爆发前就开始的美俄关系的恶化,有更深层的原因。美俄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宣布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没有落实,因为没有建立相应的两国协作机制,没有获得法律和制度保障。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两国没有建立商讨和协调这些问题的常设机构。这些问题包括伊拉克、伊朗、朝鲜、科索沃、北约扩大、反导系统的部署等。

除此之外,与美中关系不同,在俄美关系中始终没有建立起经济基础,一旦政治分歧激化,没有能发挥作用的稳定器。俄美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思想中固有的相互进行核恐吓的心理,仍然是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它决定了俄美需维持军事战略竞争的关系。美国决定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防御系统,成为这种竞争的一个新的刺激因素。正如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罗戈夫院士指出:“甚至在冷战时期双方也在进行关于限制军备竞赛的谈判,今天却中断了关于武器监督的谈判。同时,军备竞赛‘毫无规则地’恢复了,并呈现多边性质。”^①

在批评俄罗斯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上,美国终于建立了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著名代表组成的奇特的“统一战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自然转向“遏制俄罗斯”的政策。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如果说在2013年底以前两大国之间的新冷战时期尚未来临的话,那么,在他们的关系中,昔日的“解冻”却已不复存在,他们之间“冷世界”的形成使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情况的总结,可以证明,俄罗斯不仅没有成为西方社会的平等成员,而且也绝对没有成为这种成员的任何机会。尽管在苏联解体后的最初10—15年莫斯科一再表示愿意并准备同西方建立最友好的关系,还是无果而终。根据俄罗斯学者阿·格·拉林的看法,“俄罗斯本着‘新思维’的精神达到同西方和谐共存的希望,对西方来说是‘一厢情愿’,是建立在极度的政治谬见基础上”^②。

华盛顿不仅拒绝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议,而且对21世纪初俄罗斯提出将其

军事潜力削减至《苏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三阶段规定的范围以下以及撤走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设施两项倡议,也没有做出反应。“美国和北约对俄政策的核心是向俄罗斯利益攸关区进逼、扩张,并将俄罗斯挤出,破坏其安全,遏制其振兴。”^③

在乌克兰事件之后,世界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以俄罗斯为一方和以美国及西方为另一方之间爆发新一轮冷战的事情。对于乌克兰事件的原因可以作不同的解释,但显然,美国及其在欧洲的大多数附庸国利用2013—2014年在该国发生的一切来反对俄罗斯。

由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美国获得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希望落空了。此外,美国千方百计地利用乌克兰危机来降低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分量,削弱近几年来俄罗斯由于实行更加合理的国际政策而积累的对外政治资本。

俄罗斯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积极表现、组建欧亚经济联盟、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贯和独立立场让西方权势集团不安。美国 and 欧盟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所以华盛顿和布鲁塞尔集中精力削弱莫斯科的经济、军事、政治潜力。

白宫对乌克兰的政策还与奥巴马政府试图“弥补”第一任期内在国内外政策中的“失误”有关。美国口头上否认追求世界霸权,但实际上不能放弃控制世界的野心,企图主导世界进程,重弹和谋求特殊化的老调。

因为在乌克兰事件中俄罗斯拒绝按西方规则行事,在美国看来,仅仅是“遏制”俄罗斯已经不够了。制裁的最终目的是更替俄罗斯政权,让普京下台,因为按照为美国对外政策定调子的大多数人的看法,只要普京当政,美俄关系的改善似乎是不现实的。这实际上是颠覆国家的做法,因为普京的政策得到了俄罗斯大多数人的支持,强大的俄罗斯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阻止了跨国集团控制俄罗斯矿物原料基地的企图。

不少美国专家承认,即使在本国对东欧国家和

① <http://nvo.ng.ru/printed/7005>

②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 2012.

③ Там же.

俄罗斯进行理论研究的政治学领域和政策制定的实际部门实力严重削弱,甚至出现一定衰落条件下,美国仍制定了破坏俄罗斯局势稳定的计划。华盛顿统治集团针对这些地区的决策,不是像过去那样是在精确分析和专家评估的基础上做出的,而是根据个别具体人的苛刻要求或在其影响下制定的。

至于欧洲的政治家,乌克兰危机给他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即使乌克兰出现了混乱,但统一的欧洲没有衰落,而是发展,仍然很有吸引力;尽管存在经济难题以及由于欧洲领导人对多元文化的追求和过度容忍而引起的居民的挑衅和不满。

当所有目光集中在像乌克兰危机区这样一个欧洲地区时,不应该忘记其给整个世界进程带来的影响。俄罗斯与美国、欧洲国家的关系急剧降温,但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甚至出现某种升温,也没有影响中俄关系。

美国和中国的口舌之争绝不意味着这两大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冻结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事实上尽管在中国与亚洲许多国家的领土问题上中美存在分歧,中美关系自奥巴马和习近平加利福尼亚会晤以来总体上得以改善,并向积极方向发展,其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冲突事件,而且中美各种协调机制在不断加强、巩固和完善。

“新型”关系不只是“好看”。这个定语表示两国关系出现质的变化。即使存在分歧,但两国继续寻找能够使双方都满意的合力。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关系再次激化。

中国实际上容忍了美国“重返”亚太,因为意识到,美国过去在亚太就占有一席之地,他有权得到这个位置,事实上他也从未离开过亚太。在亚洲,美国和中国为了争取实现未来在全球共存的条件而开始史无前例的“讨价还价”。因此,在两国金融、经济和贸易关系不断巩固的背景下,美国现在保持着,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着世界的战略主导地位。

中国在近十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尝试有可能成功,前提是:1. 中国不爆发严重的危机,根据中国早就实践的市场经济的规律,危机不可避免,但中国侥幸地躲过了;2. 美国在未来10—15年不能实现高质量的经济腾飞,而这是奥巴马宣布

的国内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无论如何,中国一国还不能动摇美国的军事政治和战略领导地位。美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过去相比有本质不同。在“调控世界进程”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盟友服从其意志,不再实行强制政策,而是共同负责,共同出资。因此在寻找同美国妥协和互信基础的条件下,中国无论如何都必须建立自己的同盟和集团系统,或至少事先取得志同道合者的支持。

在实践中,美国和中国不仅在处理潜在的地区重大冲突的方法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也没有准备制定对破坏全球稳定和发展因素进行总体评估的标准。

中国习惯上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支持。从普京签署的大量纲领性文件中可以得出结论,俄中关系保持长期健康发展是俄罗斯对外政治方针的主要基础之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令俄罗斯担心,也没有威胁到俄罗斯,俄罗斯将其视为“务实合作的巨大潜力”,振兴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潜在机会。

与美国不同,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不能证明中国有主导世界的野心,这赢得了俄罗斯的好感。中国赞同俄罗斯建立平等世界秩序的观点,主张俄中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在各种多边国际组织中加强合作。

俄罗斯和中国最终解决了两国关系中所有重大问题,包括边境问题。构建了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双边联系机制。

然而,到目前为止,俄中伙伴关系仍存在反常现象,在领导人之间建立了非常好的信任关系,但经济合作无论是在规模还是结构上都不如政治合作,更是远远落后于中美经济合作。

2014年普京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天然气合同及其他一系列协定,旨在消除两国贸易中存在的差额。俄中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将对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基础的巩固做出重要贡献。这个问题尤为迫切,因为两国关系中难以消除的贸易差额依然存在,而且,很遗憾,还在继续扩大。

从战略上讲,俄罗斯对于中国不仅是安全的后方,而且在根据多中心论建立双方渴望已久的世界和地区新秩序的过程中,俄罗斯是支持者。然而,中国最近似乎忘记了这点,沉湎于建立各种地缘政

治组织。中国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模棱两可的立场，与当年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拐弯抹角的态度如出一辙，不完全符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原则和精神。

同时，建立同盟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都不需要。普京认为，这种关系“使同盟各方丧失部分主权”。显然，中国不会放弃独立自主和加深同美国关系的外交政策。

假如与中国结盟，俄罗斯在加强同其他亚洲国家的联系、扩大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影响时一定会遇到麻烦，因为目前有不少国家对中国并不友善。因此，结盟的想法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在中国，一些专家认为只是为了防止战争才有必要结盟；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结盟。

“结盟首先应该为国家利益服务。尽管中俄的根本利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从国际层面看，中俄结盟可能带来许多害处。总之，中俄之间的结盟是不可能的，没有结盟的需求，更不希望完全、全面结盟。两国最佳、最正确的关系是全方位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①

毫无疑问，进一步发展同中国全面关系的一贯政策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这一点特别重要，这既是“自我价值”所决定的，又是一种保护，因为不完全排除中美合作以牺牲俄罗斯利益的令人不愉快的潜在可能。例如，美国和中国采取共同行动维持碳化合物低价的协议，对他们双方都有利，但对俄罗斯不利。大众媒体已经暗示了存在这种合谋的可能性^②。

俄中客观上存在相互支持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动机的共同利益，作为巩固俄中关系的刺激因素，仍未失去其意义。然而，我们认为，在当今复杂的形势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表述已经不能完全反映俄中利益相互关联的程度和两国合作的范式。加强军事领域的联系、向中国定期出售现代化武器以及定期举行联合军事和海上演习，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这个含糊表述的范围，该表述被中国人广泛用于评价他们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将俄中关系的表述改为“地缘政治完全一致和战略统一框架下全面相互协作关系”，更能准确、恰当地评价两国处于同盟与现行表述之间的关系。同时不应忘记，中国在任何场合捍卫本国利益的立场是

强硬的、不妥协的，包括双边关系。

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恶化，很可能对俄美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世界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不少专家认为，这些事件表明单极化实际上已经终结，因为奥巴马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把俄罗斯视为一个全球大国，而只视作地区大国。尽管单极化尚未最终坍塌，拼命地妄图“苟延残喘”，但同时，美国正在加强与有希望在未来多中心的世界中发挥基础作用的新机构的联合。

第二，“八国集团”停止存在表明，反俄、亲俄和中立力量泾渭分明，如联合国安理会就“克里米亚问题”进行投票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中立力量不少。然而，俄罗斯方面在基辅“反恐”行动期间谨慎对待克里米亚的积极成果，实际上倾向于“平衡政策”，滋长了反俄情绪。

第三，把俄罗斯列为“主要敌人”，西方稍稍缓和了同实际上一贯持拐弯抹角立场的中国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一切可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

第四，作为全球亲俄和反俄力量之间“缓冲器”的中国，其地位存在巩固的可能。

第五，俄罗斯在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地位最终将主要取决于：如果西方实行更加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实际上能否依靠“中国的臂膀”。

鉴于此，中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所有反俄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反对全球主要对手中国。奥巴马多次声明，一旦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政治实力严重削弱，而中国和俄罗斯反对美国，不任其摆布，美国只有通过两国分别实行“遏制和再平衡”战略的办法，使其相互倾轧，才能维持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和霸权。例如，2014年夏美国国务卿克里声明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同时，华盛顿故意表示，如果不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惩罚莫斯科，就会纵容中国效仿俄罗斯，从日本手中夺回钓鱼岛，进而“谋求”台湾。似乎不大可信，但毫无疑问，一旦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教训了俄罗斯”，更替了俄罗斯

^① Шэн Шилин. Китайско -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н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артнерский диалог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ИДВ РАН;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Цинхуа. М.: ИД «ФОРУМ», 2014. С. 197.

^②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 5. 2015. С. 13. <http://www.aif.ru>

的政权或将克里米亚归还基辅，接下来就是制定严厉的反华政策。

西方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大大地加重了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初俄罗斯本就尴尬的处境。世界石油价格下跌造成俄罗斯预算收入的急剧减少，并打破了俄与近东碳氢化合物生产国关系的平衡。

西方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不仅阻碍了双方的经贸合作，而且对俄罗斯居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消极影响。西方的反俄言论得到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的回应，减少了俄罗斯开展同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机会，更不用说扩大和巩固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存在选择加入该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中国，东盟—其他国家或跨太平洋合作伙伴组织）方案的机会。如今的局势限制了该地区大型企业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纲要的投资。

由于中国和印度在美俄冲突问题上持谨慎立场，俄罗斯应该回避这个“敏感问题”，通过双边协议或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同这两个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三方来说既重要也必要。同时，不排除上海合作组织某些成员国对美俄冲突持谨慎立场的可能。所有这一切大大增加了实现俄罗斯自我认同的难度，也使俄罗斯难以将自己定位为当今世

界东西之间的“联系桥梁”。

俄罗斯在全球格局中出现的积极变化是，扩大和加强了在拉美和南美的影响，迫使美国在中断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恢复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而且，与美国和中国相比，尽管在世界GDP的份额微不足道，俄罗斯仍然拥有能够维持一个世界大国地位的不少优势：拥有广袤的领土，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并日益增强的战略和军事潜力。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战略位置尤为重要，仍然可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

但是，要使这些优势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俄罗斯权势集团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永远不会将俄罗斯作为一个平等成员予以接纳。一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害怕庞大的俄罗斯强大；二是因为他们一直将俄罗斯首先视为拥有丰富矿物资源的宝库，也一直想这样利用俄罗斯。

以苏联为例，历史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美国人实际上认可苏联的就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野心。除了坚决声明奉行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之外，如果俄罗斯还能将经济和军事实力提升到必要的水平，美国一定会有所顾忌。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